

林說小叢書譯
編三十二第

說小會社

電影樓臺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訳林慶慶

五三
分角

恨離家說天

著者爲盧

騷之友森

彼得森氏

此書不爲

男女愛情

言也。實將

發宣其胸

中無數之

哲理。特借

人間至悲

至痛之事。

曲爲闡明。

讀之令人

增無窮之

閱歷。

版

出

館

書

印

務

商

定價
四角

金陵社會小說

冷紅生著

閩林琴南

先生以小

說得名。即

自稱冷紅

生者也。先

生著作等

身。惟小說

以譯述爲

多。此書乃

其自撰。以

描寫近時

軍戰爭則

慷慨激昂。

人則風情

才士美

之作。

館

書

印

務

商處

寄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電影樓臺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原著者

英國

科南達利

紹

和

林

仁

易

譯述者

英國

北

和

縣

魏

紹

發行者

英國

科

南

達

利

紹

印刷所

英國

北

和

縣

魏

紹

總發行所

英國

科

南

達

利

紹

分售處

英國

科

南

達

利

紹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英國

科

南

達

利

紹

上海

棋

盤

街

中

市

館

北京

天津

保

定

奉

天

龍江

吉林

長沙

安慶

蕪湖

南京

南昌

杭州

蘭州

廣州

潮州

桂林

雲南

澳門

香港

西安

太原

濟南

開封

成都

重慶

漢口

上海

棋

盤

街

中

市

館

館

館

館

序

林先生曰。嗚呼。積財之足以害人也。導侈養。驕滋過。而後隨四害中。惟惰爲烈。儲財者。固惰而恃之。以贈者。則尤惰。一人有財而舉。其族戚。咸得長城之恃。迎合取容。匪所不至。幾謂甯廢終身業尙。但得其人之一賙。即可永恃而無恐。世變既酷。物力益艱。平人無業。不知所以自謀。則宜乎恃人以生。夫恃人以生。卽長情之媒。而吾鄉爲甚。前此余戚某京卿患作。傳聞甚篤。余渡江省之。族戚環列病榻。西醫旣至。切脈處方竟。則顧京卿曰。榻前之人。聞皆待飼於卿者。卿脫不諱。斯人奈何。京卿指余示醫者曰。餘人皆然。獨林君自立人也。醫曰。十餘人中自立者。一人則爲勢危矣。京卿旣譯而語余。余愀然而悲。此事逾十八年矣。此十八年中。世事又變易。而窘者加窘。待贍於人者。且加急。然儲山積之金。其能平無底之穴乎。不務實業。卽受堯舜之施。濟於事。亦奚益。近者同魏生譯是書。其中名言。均以戒惰爲主。可知西人之性質勇健。不撓屈。有圖生之業。可以無求於人。故能強耳。而猶患擁資濟人者之授人以惰。故

凜凜以散財爲無益。必人人自立，無仰施濟於堯舜。斯爲強種之要圖。余大悅。謂滋有益於社會也。譯成並以己意序之。至於慳吝之夫。或因吾言而益靳其錢籠。則又非余之所計及矣。

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中澇畏廬老人敍於春覺齋

電影樓臺

英國柯南達利著

閩縣林 紓
仁和魏 易 同譯

第一章

羅拉麥金替爾語其兄洛勃忒曰。我思彼人或不來也。語時至快。快兄曰。妹氏胡由知其不來。羅拉曰。阿兄試觀天色。甯不生人畏寒。語時雪陣。撲窗如灑。風絮而牆外老榆樹方迎風而戰。洛勃忒方作畫起而持燈掀簾觀雪。但見萬樹盡禿。搓枒戴白。迎風而舞。而雪花如掌。一白無際。羅拉方據爐置針黹於襟上。迴面視其兄曰。如此風雪。詎肯冒凍而前。兄曰。羅拉乃過慮。彼生長水軍之中。胡患風雪。此時微聞有足音踏雪而前。羅拉引首言曰。至矣。更聽之。則改容曰。翁歸也。時甬道中有行步踽旅聲。少須。老人麥金替爾進矣。顏色慘淡如病。鬚亦斑白。僂行垂首。精力甚憊。正以多病之身。又交蹇澀之運。故一一呈之。臉際翁於十年前固在伯明罕巨富之礦廠中爲主人。以逐年生計挫落。盡耗其財。至於破產。而破產之年。又爲悼亡之歲。遂以精。

健。人變爲衰翁。自是年始。翁僵遲頓。腦中受病已酷。而此兩兄妹者。得其舅氏。每年二百鎊之賙恤。不爾。無立錐地矣。今茲乃專恃四百鎊爲生。遂遷居於湯姆菲。而賃小宅居。雖非小封。衣食亦粗足。不復時匱。洛勃忒者。精於繪畫。性情與溪山風月爲近。本隨遇寫懷而已。今窮居小屋。以畫售人。彌贍其不足。狀亦跼蹐。不自聊賴。卽其妹在伯明罕。以富商之女。交遊絕廣。一自移居。生趣都泯。老人尤長日歎息。無晷刻之歡。間中但閱聖經。佐之以酒。家有世交曰約翰司柏林。在湯姆菲而爲牧師。以交誼故。招老人遷居其村。約翰長子海克討與羅拉訂婚。約久方圖成禮。而翁適破產。於是大禮廢閣。海克討爲海軍少尉。方在告。乃無一夕不省羅拉。今晨曾下一片言。軍帥有檄命其歸伍。時艦隊方駐於泡齒墨斯。命以午後歸船。牋言得片晷之隙。亦將偷閒來此。話別。故羅拉久立其來。翁旣入門。卽曰。海克討胡以不至。羅拉曰。大雪漫漫。地上深可二尺。胡能拔身自雪中來也。翁曰。彼不至矣。言已。遂坐。曰。世情本惡。涼薄。彼父子輕予矣。羅拉曰。阿翁何有是言。彼家父子之曠我。其堅如鋼果此。

冷煖之言爲彼所聞。詎成爲通家雅誼者。翁如不之聞。卽語其子曰。洛勃忒我甚思酒家有白蘭地乎。得小杯已足。余犯雪歸似爲寒中。洛勃忒方注意於畫中。初未及答。羅拉起曰。吾家似無是物。翁不悅曰。羅拉女非孺穉成人矣。在義能司家矣。乃所儲者竟無涓滴之酒何也。果家人有急病。及量仆無酒。何以自救。爾母果生者不審。如何詰責汝矣。須知司家政爲任甚重。胡能草草汝卽不爲吾地亦當爲若兄地。洛勃忒曰。兒乃不思飲翁曰。此酒必儲。亦以備患。今旣無酒。當自至三班鳩肆中小飲。卽歸。洛勃忒起曰。如是風雪。翁胡自行。果思酒者。兒以撒拉往沽。否則兒當自行。語至此。忽有小紙團。陡落畫中。啟之。則羅拉作小字曰。勿沮翁行。洛勃忒卽改口曰。翁卽欲行。當加裘裳。幸爲路非遠。雖沮雪或不迷路。翁遂起加外衣。以領巾厚裹其頸。且行且微詈其女。不能司家。閉門踏雪而去。洛勃忒曰。吾父近益沈湎。實則今夕不當令出。苟見故交。又將告貸。甯非自輕。羅拉曰。所以勸兄勿泥翁行者。以海克討今夕別我。果爲翁見。必噴噴道苦況。令彼人見之。又不特意語未已。洛勃忒曰。外間有

款扉聲必海克討來也時海克討已在玻璃之外微叩曰我來矣洛勃忒陡起啟關令入時海克討襟袖琳琅雪花堆積海克討以蠻靴自蹴令雪盡落始入海克討鬚絕整鬚角上翹如燕翦脣則嚴翕凡海軍中人類皆如是語羅拉曰吾書得乎適告歸又出矣令人懊惱主將曰員弁乏人敦促吾歸語已近羅拉而坐出其日曬風侵之手引羅拉皓腕言曰此出固不多時但以戰艦遊習初赴馬得拉島及支布羅陀海峽更繞立司本而歸三月中即可相見羅拉曰汝歸期匆促吾思之似在昨日海克討曰勿悲相見在爾耳洛勃忒聽之我行者汝當照料其人此次歸來決成禮矣吾輩資固非多卽貧亦何梗吾事婚後何必獨居但覓一同舍一禮拜得兩三鎊足了家事矣吾舟中收發之人亦新娶婦一禮拜可十三先零已足自給爲數約也惟此等光陰不審汝能忍受否微羅拉曰願之海克討曰老父謹小慎微終持重不發然我以語諫老父放手爲之卽爾亦當向翁開陳勿以奩資爲慮想若兄必能助爾我有一牋在此爲時爲地皆如列眉汝以書與我按牋付郵我則必得言次卽出

一小楮觀時大駭曰洛勃忒汝觀之是何物者洛勃忒曰此爲英倫銀行五十鎊之
鈔票無甚異也海克討曰我乃弗明其故羅拉曰汝勿謂奇我今日所遇乃奇於爾
今且言之互相比較誰則奇也果爾負者此五十鎊當屬我微言曰洛勃忒我言之
汝品第之彼我誰奇者洛勃忒以手自託其頤按畫弗作言曰羅拉汝先言之羅拉
曰海克討此爲晨來事汝聞之幸勿生其媚嫉之心我觀彼人似狂易汝幸勿快快
海克討傾首向羅拉曰奇哉是事羅拉曰事果奇也我晨出散步而遇雪吾入諸新
屋門外工人所張之蘆篷避之既入則坐諸木箱之上卽有一人亦避雪於此其人
長瘦年可三十衣服非都而容止頗肖上流之人伏彼先叩我以村間風物及其故
事吾一一語之後此傾談甚久其人匪語不問吾亦匪事不告皆村間事也吾語酣
幾忘其時後此其人仰視言曰雪止矣吾亦斗憶當歸遂行是時彼忽立吾前平視
不已言曰吾果爲貧士者不審女郎能否垂青於我吾聞言大駭立奔而出語時海
克討似怒女曰海克討忽怒我度其人非屬調我似心有所思故口不擇言以我觀

之其人殆狂易也。洛勃忒曰如彼所言彬彬有序又似非風海克討曰苟爲我所見當蹴之以脚且吾從未見有狂謬至是者。羅拉以手拊海克討曰我不言汝勿媚嫉耶。旨微汝勿憂我安能與彼復面旨微其人似道行非土著此亦胡傷且吾事已悉言茲當言爾事矣。海克討以手執鈔復以手搔髮言曰此事或誤必其人失檢而然今欲還之又不審其姓名。吾昨日歸家天已昏黃有人御兩輪輕車一輪陷入溝中以雪深不辨溝洫我見其人將跌乃助起之天旣昏黑彼人殆以我爲村人登車時遂以此納吾手中吾亦無覺以爲貿易中人分貨色之單耳無心納之衣囊今日摸索吾道里之表乃得此物線伏此時兄妹同觀是鈔羅勃忒曰汝所遇得毋爲克里什司乎。巨富之古人羅拉汝負矣。羅拉曰我亦甘負卽負亦一雙手套耳若海克討所遇乃得五十鎊果遇其人能與訂交不其幸乎線伏海克討曰此財我終不屑果血戰功成得一金牌之賜爲幸滋多雖然此鈔亦殆誤授其人亦憲暝初必酬人以錢乃誤出其鈔之與錢獨無別耶決誤決誤我將登報還之洛勃忒曰此何必還羅拉曰還之愚。

也。人既厚酬汝矣。汝又非得諸非義。安知其人非患墜車而傷。則所損滋大。故以此
箋箋爲酬恩地。姑藏之。亦不爲貪。海克討曰。此物得諸蒙昧。吾終不悅。洛勃忒曰。汝
欲行矣。卽欲得消息。亦安從覓。海克討思久。卽以鈔投諸針線筐中。曰。羅拉鈔存若
處。果失主。得吾。吾卽令其到爾家取是物。若終不相見。則此金付善舉。噫。吾行矣。吾
允主將以下午。至今於十二點前必踐諾責。汝且勿悲。須臾卽歸。洛勃忒容再相見。
願爾平安。洛勃忒亦投以吉語。羅拉則遠送出門。然二人之語。洛勃忒尙微聞之。曰。
下次更以假歸。則大禮成矣。羅拉曰。專候爾歸。海克討曰。世間無論何物。均不能問。
吾情懾矣。冒女曰。然。洛勃忒不欲更聞。則力閉其窗。已聞雙扉鏘然。知海克討行矣。

第二章

明日雪霽。然堅冰在路。革履觸之。滑甚。道旁溝洫。均結厚冰。天淨無雲。人家煙縷。直
伸空際。晨起。洛勃忒出門。卽人家木欄上小立。凝睇雪景。以增畫意。據其北。卽湯姆
菲。而村人家。厯落而已。家門宇。亦雜其中。東望爲新石屋。屋聳危樓。直至天半。窗間。

玻璃淨潔一受陽光如燦金剛之石。石屋之旁有一帶平頂之屋。狀類工廠。四周皆加繚垣。垣外環以松樹。樹旁均蘆篷陳陳未徹。知此屋甫落成耳。洛勃忒自疑此何人之家。村間言人人殊。一年之前傳言有巨富之人在此購地爲別業。自去年來工人乃不舍晝夜成之。經年之期得此廈屋。財之爲力巨矣。工人之至止自伯明罕載兩度之車而來。晚中又載夜工易此兩班人而去。電燈四照纖悉畢覩而墮石之車絡繹如繩石之自下而上。均載以機器逐日之間眼見其屋之繼長增高不已。然此尙坊者匠氏之事。至其雕鏤髹堊則藏而莫見。此平屋之中均倫敦中所載之電機及汽箱等事。咸工場中所需考諸人言。此富翁深喜爲工。每日治藝與工人同烈。大役既興。而村人紛紜傳說。匪不駭異。莫審其所從來。凡細小之工。均寓以精神。雖靡金錢母惜。迨屋成則大車隆隆。均載家具。車過。村人愕顧。謂見所未見。其後來者有四十僕御。譁言主人明日至止。主人曰拉夫而司。今日洛勃忒見此華屋。固已生疑。且見烟函中濃煙上突。知主人至而治藝矣。花園中玻璃爲壁。照眼琳瑯。馬圈飼馬。

可。百。匹。洛。勃。忒。深。思。此。人。胡。來。詎。至。自。外。國。乎。正。夷。猶。間。忽。見。一。人。緩。步。自。遠。而。近。
既。至。則。是。間。牧。師。父。執。也。洛。勃。忒。卽。曰。密。司。忒。司。伯。林。無。恙。牧。師。亦。問。訊。後。言。曰。雪。
後。道。滑。然。老。人。甚。清。健。而。喜。悅。洛。勃。忒。曰。海。克。討。行。後。得。家。書。乎。牧。師。曰。及。師。中。時。
固。有。書。言。至。馬。得。拉。島。時。更。以。牋。報。我。我。思。既。予。老。夫。以。書。安。能。無。書。慰。羅。拉。洛。勃。
忒。曰。或。已。有。之。我。乃。未。知。適。見。丈。自。彼。間。來。得。母。見。彼。主。人。乎。牧。師。曰。然。適。從。彼。出。
洛。勃。忒。曰。繫。何。人。有。眷。屬。耶。牧。師。曰。鰥。也。夫。以。一。人。之。身。僕。御。乃。數。十。且。其。屋。中。之。
麗。老。夫。幾。入。天。方。夜。談。中。境。界。矣。洛。勃。忒。曰。其。人。如。何。牧。師。曰。安。琪。兒。也。老。夫。初。未。
遇。此。善。人。彼。已。置。老。夫。爲。有。福。之。人。矣。洛。勃。忒。大。異。其。言。謂。牧。師。曰。彼。待。丈。何。恩。牧。
師。曰。彼。昨。日。見。招。今。日。始。奉。謁。以。前。此。通。書。謂。能。否。容。道。人。通。謁。主。人。見。允。命。以。今。
日。往。吾。見。主。人。道。村。中。貧。狀。禮。拜。堂。且。圮。無。資。葺。治。冬。雪。復。嚴。人。多。凍。餒。乃。無。一。人。
出。而。賙。恤。方。老。夫。言。時。主。人。如。不。之。聽。老。夫。語。已。主。人。忽。舉。筆。曰。修。禮。拜。堂。宜。何。費。
老。夫。曰。一千。鎊。耳。近。得。三。百。鎊。餘。七。百。無。著。也。此。間。大。紳。以。一。人。蠲。五。十。鎊。主。人。曰。

可勿語。此間貧人有幾家餕者。老夫曰可。三百家得煤。取煖已足。一家得五鎊之煤。即可御冬。洋氈亦取以此。五鎊之內。綜其數。可一千五百鎊。益之以七百鎊土木之費。可二千二百鎊。此主人卽揮毫書二千二百鎊之鈔票。予老夫。老夫大驚。幾忘所言。之爲諷語。老夫終日不言。終夜不寢。之重負。一言已盡。釋之矣。洛勃忒曰。其人殊好善矣。牧師曰。世間又安有是者。彼陰德初不欲人知。彼授吾金。歸名於吾。決不令村人知恩。之所自。吾聞古人之言曰。凡人受恩深者。肺腑中幾欲爲之歌舞。吾今日果式歌且舞矣。爾今胡不同。蒞吾家一談。洛勃忒曰。謝先生見邀。吾不能往。今當歸家。補我未竟之畫。此畫長可五尺。爲羅馬奄有英倫之圖。吾心不死。將以此求勝於美術之館。言已遂。別。洛勃忒者。於高樓上。本拓一區。爲讀書燕息之所以。老父長日歎息。前此之失計。事甚悲梗。洛勃忒初不忍聞。而妹氏自別其情人。亦日怏怏不可聊賴。故洛勃忒自隱此樓。樓簡樸。無所陳設。近窗張畫架。牆上懸新得之圖。一爲湯麥司大主教中刺客象。一爲約翰王爲衆所逼簽書憲章。洛勃忒每畫必取絕博。

大煩雜之事。然志大而才弗贍。第雖敗弗餒。古來名家成就多如此類矣。此二畫。凡兩次赴會。咸屏弗錄。今但能懸之己壁。不自病其疥洛勃忒。雖再敗。然尙勤懇力究。此圖務求制勝。惟今日寫羅馬戰艦。粗具輪廓。心復外驚似奔湊。牧師之言。心念如是。富人隱居吾村。一舉手間。全村皆獲飽煖。是何神力者。復記海克討囊中五十鎊。鈔是必斯人所贈。無疑矣。此大豪竟於萍水之人。投重金爲酬庸之物。今此鈔在吾妹許海克討行時。言果得本人者。卽以還之。於是投筆下第二層樓。告其妹言海克討所藏之鈔。或卽是人所贈。老人聞還金之言。則大不謂然。謂其女曰。羅拉如此重事。胡不關白。女子胡能司財。宜上之於阿父。則汝責卸矣。羅拉曰。爸爸。此海克討所遺。萬難麾手令去。老人張手言曰。此何世界耶。羅拉汝長日沾染積習。漸趨不孝矣。若父果得此金。乃大有用儘可資爲恢復前業。果予我者。我予爾以子金四鎊。卽四鎊有半亦可。汝勿論。何時得者。吾必如期還爾。果欲得質者。我句我句。以名譽質汝。何如。羅拉曰。不可。此非兒之物。是海克討命兒存之。借人之權。初不在兒。因語其兄。

曰。洛勃忒。汝所言之密司忒拉夫爾司或卽其人。然尙在疑似之間。惟不得海克討。言我終未敢授汝也。老人曰。羅拉汝執而不還於吾意洽也。此金雖不落吾手。然終不出吾家之軌域。洛勃忒此時引冠外行。不欲聞家庭之訟鬭。大抵畫師性質多寥曠。不欲聞茲瑣瑣者。遂外出縱觀風物。自遣。蓋此人胸次萬非貪穢之流亞。每見老父逐日論家事。頭爲之痛。方洛勃忒行時。或忍畫境。或思富人之詭異。忽見村路上至一長瘦之人。中方喻巨菸斗。野風斗至火爲不然。則引帽簷下蔽其斗。吸之。衣豆青色。外衣面目及手上。咸有煤垢。洛勃忒見此人爇火不然。則出襟底黑頭之火柴贈之。此人曰。敬謝足下。力劃其柴火。乃大然。此人力吸不已。細審其人顏色頗白。皙。髯疏疏。然鼻作鷹啄形。眉端幾聯爲一字。洛勃忒以爲匠氏之魁也。尋思其人必知樓主人事。待其吸時。則與之同行。見此人向巨樓而行。卽曰。先生得毋趨向彼間。其人曰。然。然其發聲初不類淺夫似爲機變沈邃之人。洛勃忒曰。此屋之成。其先生經營之力乎。其人曰。然。鄙人亦農力。於是中。洛勃忒曰。我聞此屋甚宏麗。吾村人無。

日不以此爲談助。究竟此樓之佳處。果符於人言否。其人曰。我焉能知。鄙人固未嘗聞人評驚。胡能爲定精粗。洛勃忒觀其狀。似麾斥不屑告人。又時時以目斜睇。似有所著疑於中者。因思是人深闕。決不令宣之外間耳。時此人已行近高阜。全村在目。而高樓則矗立於雲半。洛勃忒指樓言曰。是中宏麗可勿言。但以外象觀之。足知其中美妙。我何待深入其中。但臨阜遠觀。亦足自樂。此工人方吸菸。即曰。聞君之言。似不以豪華爲貴。洛勃忒曰。我山野之性。不復思分外之獲。惟思能售吾畫。足以贍家。而奉親。吾願已足。妄念初未嘗萌。想爾我二人以工自活。較諸深居宮殿者爲樂。尙淵永正未可言。此人聞言大悅。曰。君言良是。洛勃忒亦悅。復言曰。吾人執業卽樂業也。譬吾能畫。意定而下筆。此樂雖千金莫市。吾每日作數筆。似天然景物。吾意以一手成爲巨觀。故吾之樂樂畫。也有畫而無貲樂也。擁多金而不作一畫。則吾之悵憾。詎萬金所能填者。惟萍水之交。作此酸寒之論。殊無謂。幸客勿哂。此時工人不行。則時時以目注洛勃忒。言曰。聞足下議論。吾心至悵。吾以爲世界中均羅拜財神者。今